

## 第一章 充滿波折的七夕

七夕，巍峨華貴的大長公主府前。

水梅疏的帷帽遮住了她清麗柔婉的傾城國色，卻遮不住她的曼妙身姿，透過帷帽垂下的輕紗，她望向門前立著的那一排用新鮮荷葉製成的巨型荷燈。這些是為了今晚七夕燈集準備的，只等入夜就點燃。

往年這些荷葉皆由水梅疏家裡的花田供應，可今年她家的半塘荷葉現在還密密地鋪滿水面，她卻連一片葉子一朵花都沒有賣出去。水梅疏心裡一陣焦灼，如今家裡米糧只夠半月，山窮水盡，她只能來大長公主府撞運氣了。

在她發怔的當下，大長公主府的大門開了，走出來一群人。水梅疏聽眾人喚中間那中年男人「王管事」，她不由緊張起來，她等的人就是他。

水梅疏趕緊快步走上了門前的青石階，白玉般的手腕一翻，摘下帷帽，俯身拜了下去，動作行雲流水、輕靈優美，越發顯得她身姿窈窕，細腰不盈一握。

「可是花莊的王管事？多日不見，給您問安了。小女子乃是百花村水天南的大女兒，去年您去村裡收租時與您見過。」

門口的眾人乍聽到水梅疏那柔美的聲音，好像心上被撓了撓，愣了一下，再定睛一看，都不由愣住了。只見她穿著淡雅白裙配上嫩黃交領襖，膚若凝脂眉目絕麗，眼波盈盈，透著天真嬌媚，周身縈繞著幽幽甜香，眾人皆驚豔不已，哪裡來這樣一位十五六歲嬌滴滴的絕色佳人。

王管事心中暗自納罕，這水家大女兒竟一日比一日美，他不禁微微恍神，也驚訝這嬌弱的女孩兒竟這般有勇氣，敢來大長公主府堵他。

他嗯了一聲，卻不再理會她，扭頭問僕從，「馬呢？快牽馬來，我哪有空在這裡跟人扯閒。」

水梅疏見他如此冷淡，不退縮的鼓了鼓勇氣，款款起身柔聲道：「王管事，今日與您相遇，許是七夕天上織女娘娘的指引。小女子此來是想與您討情，水家欠下大長公主府花莊的佃租，還請您寬限幾日，勿要收了我們的花莊。」

絕色佳人，軟語請求，讓眾人心中升起一陣不忍，皆立在那裡望著她。

水梅疏眼裡充滿了水氣，越發惹人心憐，她懇求道：「如今我父兄遇上海難，生死未卜，家中只剩我和年幼的妹妹，若失了花莊，我們立時便沒了活路，還請您開恩，容小女子再籌措幾日租子。」說著她一咬牙，微微一提裙角，就想跪下來。水梅疏自出生起，十五、六年來皆被父兄捧在掌心，千般嬌寵萬般愛惜，不曾受過半點委屈，沒想到會有向人下跪哀求的一天。

但如今父兄失蹤，家裡頓失主心骨，即便再難，她也得為小妹水霜月撐起這個家。此刻，膝蓋微彎之時，她只覺自己的人生，似乎也和載著父兄的船隻一般，浸在了冰冷的大洋之中。

沒想到那王管事不肯受她的禮，又好像怕她繼續糾纏似的，竟一把抓住她的胳膊，用力朝外推搡。

水梅疏猝不及防的向後一退，一腳踩空，便從大長公主府的青石階上跌了下來。她手中握著的帷帽輕薄白紗揚起，正好遮住了她的頭面，也遮住了七月的驕陽。

她心裡一片空，忘了擔心自己會摔成什麼樣，只有個念頭一閃而過，如今最後一條路也斷了，該如何是好？

此時突覺一陣清風拂過，一個堅實有力的臂膀摟上了她柔軟的腰肢。她感覺到了那人的體溫，鼻端聞到一股極淡的木香，縹渺彷彿夢境，卻讓她心神一陣恍惚。這個味道……這個味道好熟悉，是他的，還是我的？

七夕的日頭高照，她帷帽的輕紗蒙在臉上，透過朦朧的白紗，怔怔地望著接住她的人，那人身著天青色繡團花雲錦交領，錦衣玉帶，身形頗長，卓爾不群，可惜黑色帷帽遮住了面容。

下一瞬水梅疏覺得那人的帷帽之下，射出一道異常凌厲的冷光，又冷又硬，犀利無比，彷彿穿透輕紗，直看進她的眼睛，她不由悚然心驚，一時忘記所有的思量，更別提開口道謝。

那男子盯著水梅疏，頓了頓，才收回摟在她腰間的手。

水梅疏只覺這瞬間無比悠長，她額上冒出了冷汗，連羞都忘記了。

那人身側還跟著兩個青年，此時皆一臉驚異地望著兩人。

他們知道男人平日最厭惡與女子接觸，怎麼今天他居然在這女孩面前駐足甚至出手相救？他們不免驚異地打量著水梅疏。

兩人都是花中老手，看水梅疏白紗覆面，朦朧之中更顯風姿，定然是位絕色佳人。他們心中轉了無數主意，都在猜疑這絕色美人是哪家送來的，怎麼事先沒聽到半點風聲。看男人的反應，莫非這次會有不同？

不等水梅疏回過神來，那救她的男子已經抽回了手，彷彿方才他的打量和發怔都是水梅疏的幻覺一般，他對她視若無睹，邁開長腿從她身邊走過，風一般地往大長公主府門走去。

跟隨他的兩人互望一眼，心中反倒安定了，方才肯定是他們看錯了，那人怎麼可能會對女子假以辭色。

沒料到那男子擦過王管事的時候，不動聲色地微微轉頭冷冷一瞥，那目光如同冰箭，王管事立刻被嚇得滿頭大汗。

而跟隨男子，穿著金青錦綵直襯的年輕公子也注意到了他的動作，心中十分驚訝，卻很有眼色，立刻用力推搡了王管事一把。

王管事被推得猛然往後摔，正好絆在高高的門檻上，翻了個跟頭，摔得渾身疼痛，卻不敢呼痛，趕緊手腳並用爬起來，對他們諂笑地說：「小的正打算去接您幾位呢，幾位貴人就來了。」

這一切事情發生的太快，水梅疏一時愣住了，心中突地升起了新的希望，也許他們能夠幫她……不料那金青錦袍公子卻回頭看著她，胳膊肘推了推前頭天青袍男子，戲謔道：「哥，不愧是七夕，連在這兒都有人等著對你投懷送抱！她是今天第幾個姑娘？」

水梅疏聞言，不由又氣又羞，她是好人家的女兒，如今被逼得無奈拋頭露面，幾時聽過這樣的話。她臉上火燙，忙垂下頭來，將帷帽戴好，正要分辯一兩句。

不料此時男子身邊的另一公子也上前看著她，水梅疏正對上此人的眼神，只見他

眸中透著一股邪氣，這樣的目光，這些天她見得太多了，她心中大驚，本來想向那男子求情的打算立刻丟開了。

邪氣公子低頭湊近她，十分輕佻地問：「小娘子，是誰派妳來堵他的？既然妳這般大膽，就取下帷帽露個臉吧！咦，小娘子身上用的什麼香？可真好聞……」

水梅疏心下警惕，忙倒退一步，忽然想起傳言說大長公主的兒子明銳將軍薛睿，曾當街強搶民女，不禁大驚失色，手心都有點出汗，轉頭就走，走了兩步，忍不住提起裙子飛奔起來。聽得那人在身後叫她，她頭也不回，越跑越快，瞬間便消失在巷口。

邪氣公子輕笑一聲。

救了水梅疏的天青袍男人卻回過身來淡淡對他道：「時楚葛，再不規矩，今晚的七夕燈集你就別去了。」

那男人說著，目光落在了消失在街巷的那一抹嫩黃裙角上。

他心中也有點驚訝，自己一貫極為厭惡女子糾纏，沒想到方才卻在那姑娘身上嗅到了一絲熟悉的味道，當時不禁一怔。那香味極淡，似乎已經隨清風散去。

他的眸光一動，莫名回想起方才那女子柔軟的腰肢，她輕盈的彷彿蝴蝶，面容雖在白紗下瞧不真切，那一雙美目朦朧含情，也令人難忘，他還是第一次跟女子這般親近卻不覺得不悅。

他的手指伸到袖中，摩挲了一下他手腕的香珠，眸光掃了一眼那兩個不斷試探的同伴，心中微諷，他生平第一次沒有厭煩這種把戲，反而生出了一點兒興味。

水梅疏跑出兩條巷子，她才停下來大口喘氣，心跳個不停，知道今日徒勞無功，她心中既委屈又害怕，更多的卻是灰心。

希望破滅了，她望著繁華的京城街市張燈結綵，到處叫賣著七夕乞巧用的五色絲線和細針。去年今日，她還和一家人滿心喜悅的逛街遊玩，而今年此日，卻笑語成空，物是人非。

此刻她立在熱鬧的人群之中，只覺人世茫茫，茕茕孑立，無枝可依。

她的目光落在了路邊攤子的魁星像上，魁星像黑面赤目，十分威武，他的生辰在七夕，乃是天上文魁，是主文運的神仙。大家都說想中狀元就得拜他，去年她還特意求了一張最大最神氣的魁星像，送給將考秀才的未婚夫景金川。

誰料，他回報她的竟是冷冰冰的一紙退婚文書……

水梅疏盯著那面目猙獰，十分威武的魁星像，最終還是默默買了一張。她想，魁星大人經歷了千難萬險才得登神位，可知世事多磋磨，自己萬不可灰心喪氣。山窮水盡柳暗花明，她總能找到法子活下去。

水梅疏匆匆出城，上了先前約好的同村人的馬車，馬車一路上又載了幾個外村人，擠得滿滿的。

水梅疏身旁挨著一位大嬸，她是來百花村趕七夕燈集的。

今年是至光三年，新皇登基之後，市面逐漸繁榮，他們聽說今年百花村和大長公主別院毓景花莊的七夕燈集，辦得比往年更加盛大。

水梅疏心中一動，節日盛大，用花自然也多，如今她再指望不了大長公主府的營生了，卻可以從別處想法子。

於是她跟大家攀談著，可惜車中幾人都跟百花村的花農熟稔，只從熟人那裡買花，她沒能找到買家，她心裡雖失望卻未氣餒。

此時馬車後頭傳來一陣馬蹄聲，大家紛紛張望，只見一隊披掛鮮明威武的馬隊經過，他們的馬車忙停在路邊讓路，水梅疏差點被馬隊揚起的塵土迷了眼。

水梅疏瞇著眼，看到在那衣甲鮮亮的眾軍士之中的一縷月白身影，那人身姿挺拔，策馬揚鞭瀟灑無比，在眾佼佼男兒中，英姿獨秀。她的心微微一動，正覺得這身影有點熟悉，那人已經在塵土飛揚之中，消失在道路盡頭。

車子到村口的時候，已經晌午了，村中十分熱鬧，到處都是摩肩接踵的青年男女，滿村裝飾著繁花，荷葉燈清香遠播。

水梅疏早在村口的人群之中，看到了自己梳著雙丫髻的妹妹水霜月。

水霜月臉曬得微黑，大眼睛圓臉蛋，極為討喜，她個子很高，只八歲而已，卻跟村中十二三歲的孩子一般高了。

跟眾人告別，車還沒停穩，水梅疏就跳了下來，而妹妹也早撲上來，摟住了她。水梅疏臉上終於展開笑容，她不等水霜月嘟起小嘴抱怨，就已經從懷裡拿出了魁星像，哄道：「看姊姊給妳買什麼了？」又晃了晃手中提著蜂蜜白麵做的巧果、酥脆可口的千層巧酥，足足花了她六十文錢，道：「都是妳最愛吃的。」

水霜月的眼睛卻盯在魁星像上，「姊姊，這個黑臉老頭的像真靈驗！我們去年七夕給姊夫買了一張，他就考中秀才了！二狗子非要讓我今年給他也買一張，他讀書比我還笨，天天挨先生打，妳說他真的也能跟姊夫一樣嗎？」

水梅疏笑容淡了，她摸了摸妹妹的頭。妹妹力氣大，吃的又多，不管處境再怎麼難，她也不能讓妹妹餓肚子。

她輕聲道：「阿月，景金川不是妳姊夫了，上個月我去景家村，找景家拆借錢糧，他們給了我五斗米，便將婚書退還給我了。以後我們橋歸橋路歸路，男婚女嫁再不相干。」

水霜月不解地望著姊姊，將她臉上的黯然看得分明，她立刻抱緊了姊姊道：「姊姊，那我以後再不喊他姊夫了！姊姊別難過，妳還有我呢。」

水梅疏沒想到平日調皮的妹妹，今天會這麼懂事，摸了摸她的頭，只覺心上鬆快了許多。

水霜月卻忍不住又問：「那姊姊，妳的嫁妝還繡嗎？」

水梅疏輕聲道：「不繡了。」

父兄極疼愛她，那些上好的紅木嫁妝，是他們沒日沒夜辛苦勞作為她攢了許久的。她過了十四歲後，他們就不要她再管莊子上的事，只要待在家繡嫁妝。

父兄一心想讓她體體面面風風光光的出嫁，因此在她心裡，那不只是嫁妝，更是父兄愛她的拳拳之心，她總覺得如果那些嫁妝還在，父兄總有一天就會平安歸來。

只是如今她要掐滅這點虛妄的執念了，這些天，村裡幾個鄰居富戶多次探問她嫁妝賣不賣，想必那些桐油漆得亮閃閃的傢俱，一定能讓她們度過難關吧。

姊妹兩人回到了家中，父兄請的幫工江立勇去趕七夕燈集了，家裡冷鍋冷灶，偌大的院中，人跡不至的地方長滿了高高的野草。

水梅疏給妹妹做了飯，然後張羅針線讓她對月乞巧，可妹妹卻一扭身跑掉了，叫也叫不回來。

天擦黑的時候，忽然烏雲密布，黑沉沉的，迅速吞沒了天邊赤紅的霞光，不一會兒雨滴滴答答地落下，水霜月這才一身濕淋淋地跑了回來，她跺腳道：「姊姊，我要放荷燈！要看毓景花莊的燈！怎麼就下雨了呢！」

村裡人聲鼎沸，遊玩的眾人也都怨聲載道，沒法出門的水霜月終於老實地坐下來穿針，沒多久忽然聽得外面眾人喊道：「亮了！亮了！」

姊妹兩人出門觀瞧，天色已黑透，遠遠的，只見百花山上毓景花莊的燈亮了。

閃耀的燈火，彷彿天上星子墜落人間一般，暈染在薄薄的雨霧之中，眾人讚歎連連，可惜不一會兒風雨更急，天地之間雨霧茫茫，一片漆黑，什麼燈影都看不到了。水霜月十分失望。

這一場雨，直直下到半夜才停。水霜月不肯早睡，眼巴巴地等著，一見雨停，不由分說，非要拉著水梅疏去溪邊放荷燈。

水梅疏拗不過她，只好答應。

烏雲散去，七月七的一抹殘月斜斜地掛在西邊，快要落下去了，幽微的月光灑在遠近道路上，姊妹兩人提著荷燈，一脚深一脚淺地踏著泥濘的田埂，穿過了自家的花田，轉過小樹林，終於來到了百花溪旁邊。

眼前的一幕卻讓兩人嚇了一跳——

淡淡的月光照在清澈溪面上，狂風暴雨後，溪面殘存著星星點點的荷燈，螢火一般與漫天的星河倒影相映成輝，景色雖美，但讓姊妹倆大驚失色的是，岸邊竟躺著一個身著月白色長袍的男子！

男子半邊身子浸在溪水中，衣袍隨著水波荷燈蕩漾著，銀色漣漪一圈圈漾開，他似乎渾身發著淡淡微光，如夢似幻。

水梅疏喊了幾聲，都不見那人有反應，她讓妹妹站在原地，不要過來，自己大著膽子走近細看。

她眼力不甚好，俯下身來，幾乎貼著那男子的面龐，終於看清楚了他的模樣，不由屏住呼吸。

眼前閉著雙眼的男子，肌膚瑩潤，眉目俊逸非常，儘管自己父兄也都是儀表堂堂，但這男子著實是她見過最好看的男人！

男子半邊衣袍在星河倒影之中載浮載沉，飄飄蕩蕩，更襯得他彷彿是從星辰中墜落，餐風飲露的仙人。

水梅疏心中一陣恍惚，才發現自己湊得這個陌生男子太近了，忙直起了身子。

溪邊水氣蒸騰充斥著夏夜水草和雨後土腥氣，清新濃烈，然而微風輕拂時，她好像從這味道中嗅到了一絲熟悉的淡香。她從小就嗅覺極為靈敏，她不由又低頭湊

近了男子的面頰，仔細嗅了嗅。

水霜月不知何時走了過來，在身後驚訝地問：「姊姊，妳為什麼親他？」

水梅疏臉紅了，啐道：「亂說話。」

她微皺眉頭，這次她沒有嗅到方才的淡香，卻聞到了淡淡的血腥味，她定睛仔細看，發現男子左側身下暈著一灘殷紅的鮮血，顯然是受了傷。

水霜月也看到了，不禁叫道：「姊姊，他受傷了！怎麼辦？」她盯著男子道：「他生得真好看。姊姊妳看他的衣服，會發光還有牡丹暗紋，他肯定是個貴人！」

姊妹兩人互看一眼，都從對方眼中看到了不安。

自從先帝盛安二十二年，諸王叛亂，國朝就兵禍不斷。朝局動盪，不斷掀起血雨腥風，他們這些京畿附近的村莊也因此經常會遇到落難的貴人，幾個月前，還有一戶鄰村的人家，救助了個貴人，不料那人竟是什麼反賊餘孽，引來了大禍，被抄家滅族。

水霜月小聲道：「他這麼好看，應該不是壞人吧。」

水梅疏心裡也這樣想，但卻說：「壞人又不會把壞字寫在臉上。」

水霜月嘆了一聲，卻盯著那男子看，不想扔下他。

水梅疏看他身下的那汪殷紅越積越多，也不知道他躺在這裡多久了，這段溪水靠著水家的花莊，平常沒外人經過，若扔下他不管，恐怕他就真的會失了性命。

望著眼前芝蘭玉樹一般的男子，他還這般年輕……

她輕聲道：「阿月，我們的爹爹和哥哥在海上遇險，也一定會有好心人救他們，他們一定會回來。」

水霜月狂點頭說：「對！會有人救他們，一定的！」

水梅疏看著被月光照耀的男子，「今日七夕，織女娘娘保佑，不會有事兒的。我們救了他，把他藏起來，等他好一點，就讓他趕緊離開。誰也不告訴，小心一點兒，不要走漏風聲就好。」

兩人當下決定救人，立刻行動起來。

此處溪水臨著水家的花莊，在不遠處有一間看守林子的小茅屋，兩個小姑娘累出一身汗，才將那受傷的男子弄了進去。

## 第二章 官兵找上門

兩姊妹好不容易將他抬上木板搭的簡易床上，水梅疏見血跡浸濕了他的長袍，連忙撕開衣袍，露出了他背上的傷口，只見幾道極長的刀痕，看上去十分嚇人。

她的指尖碰到男子觸感結實溫潤的脊背時，耳根不禁泛起一絲紅，她的手頓了頓，忙讓自己不要亂想，他的傷口鮮血仍未止，不能再耽擱。

茅屋中有為護林人準備的簡單草藥，水梅疏讓妹妹打了一盆水，扔進了一把草藥，但因找不著布料，她只好解開衣服，將方才剛換的乾淨中衣脫下來，撕成了一條條，蘸著草藥水為他擦拭血跡，再在傷口上敷上草藥，用乾淨布條裹了起來。這一番折騰下，男子都沒有醒過來的跡象，見他閉著眼睛，面色蒼白卻更顯五官深刻，水梅疏腦海中浮現出方才看到的頗長結實，充滿力量又十分健美的身形，以及肌膚細膩溫暖的觸感，不由紅暈滿面。

水霜月已經累得倒在屋角的茅草中，睜得連說話都含糊起來，喃喃道：「姊姊，他會好起來吧？他好沉，姊姊累得臉都紅了……」

水梅疏被說得大為羞澀，抬頭看，才發現妹妹說完就呼呼睡著了。

水梅疏也很疲累，但仍支撐著回到溪邊，將血跡、草木倒伏的痕跡都遮掩了一番，總算一切都處置妥當。

她回到屋中，見到兩盞荷燈孤零零躺在地上，她對酣睡的妹妹輕歎道：「吵鬧著要放荷燈，現在卻完全忘了。」

一年一度的七夕夜，既然來了，她也不願錯過向織女娘娘許願的機會，她拾起兩盞荷燈，嘎吱一聲推開門，再次走向溪邊。

這聲音讓床上昏迷的男子動了一動，他的眉頭皺了起來，好像陷入了噩夢之中，想醒卻醒不過來。

門外的水梅疏俯身將兩盞荷燈放進了小溪中，遠處毓景花莊的燈火重又璀璨起來，遠遠的好似一條火龍從山莊上蔓延下來，她看著兩盞荷燈載著如豆的亮光，飄向遠方。

這一天發生許多事，她閉上眼睛，虔誠許願道：「願織女娘娘保佑爹爹和哥哥早日平安歸來……願他也快點兒好起來。」

屋中還在昏迷的男子，背上的傷口如烈火燒灼，而心中的怒火更像要撕裂他一般，他深陷在刀山血海的噩夢中，直到聽見一個極為動聽的女子聲音，軟軟糯糯，婉轉低迴。

夢中的血色悄然褪去，他只覺自己被一片草葉和荷香以及熟悉而溫暖的清香包圍著。

那女子的聲音縹渺，時斷時續，「小時候過七夕，我聽娘親念『願我如星君如月，夜夜流光相皎潔』。娘親說是織女娘娘保佑她死裡逃生，又嫁給我爹爹。我……我也想祈求織女娘娘垂憐，保佑我能度過難關，保佑我遇上我的……良人。」

男子的思緒在昏昏沉沉中飄蕩，心中隱隱希望夢中女子真能得償所願……他向更深的昏迷中沉沒，心海的黑暗中卻悄悄亮起了一盞昏黃的荷燈。

水梅疏祈願完畢，從溪邊回來，覺得心神安定許多。

她望了望床上的男子，想到方才看到他身上幾處駭人的舊傷，每一處都足以要人性命，令她心驚不已。她凝視著男子長長的睫毛，他看上去既溫柔又安靜，她想即便出身富貴，也不見得萬事順意。這男子，多半也是個可憐人。

一會兒又下雨了，雨水掩蓋了痕跡和味道，她覺得他們暫時安全了，正要鬆口氣，卻聽男子輕聲哼了起來。

她忙站到床邊，伸手一摸，心中嚇了一跳，最害怕的事兒來了。

他雙眼緊閉，呼吸很粗，額頭燙得嚇人，方才還蒼白的面頰上泛起不健康的紅，這是起了熱症，是極壞的情況。她抬頭看著這緊鄰溪邊、漏雨潮濕的茅屋，知道他們必須得離開這兒了。

水梅疏搖醒了妹妹，兩人合力把茅屋邊用來運送花草的板車清理了出來，鬆鬆鋪上稻草，將他放了上去，趁黑連夜拉回了家中，然後她又轉身回去將車轍印草草

弄亂。

回到家中時，天已濛濛亮了，男子清雋無比的面容變得更加憔悴，他閉著眼輾轉反側，看上去越發不好。

水梅疏心中著急，她已將家中治療外傷的草藥都給他用上了，也一夜不斷地給用布條蘸水降溫，可他的溫度還是那般火燙。

水霜月也擔心的睡意全消，「姊，該怎麼辦？」

水梅疏看著男子，想了個不得不的法子，她一咬牙，拿著花剪在自己臂上劃了一道，立刻鮮血湧出。

水霜月嚇了一跳，「姊姊！」

水梅疏按住傷口輕聲道：「沒事兒，小口子，不疼。妳去找郎中抓藥，就說家裡有人受傷，需要治刀傷發熱的藥，多抓一些。」她將家中所有的錢都給了妹妹。水霜月跑得飛快，一會兒便捧回了藥，她們煎好餵他喝了進去，「姊姊，喝了藥，他就會好嗎？」

水梅疏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她還是篤定地說：「會的，別擔心。」

水霜月鬆了口氣，聽村裡喧譁起來，她跳起來說：「我去看一看！」就跑了。

她望著男子，終於露出一絲憂色，輕聲說：「快點好起來吧。」

水霜月跑回來的時候，水梅疏正在清理家中留下的痕跡，她緊張地拉著她說：「姊姊！村北邊來了好多拿著刀的人，好嚇人！他們在挨家挨戶地搜，也不說要找什麼。以前官兵搜村，不是都會說是來捉大盜或者亂黨，拿出個畫兒讓大家認人嗎？可這次都沒有！」

水梅疏的心也劇烈地跳了起來，這陣勢只怕另有蹊蹺且更加危險，她們擔心看著依然昏迷的男子，他的模樣倒是比方才好了一點兒。

好在現在來人從北面開始搜，她們家在村子最南，還有一些時間，兩人一邊商量著，一邊加快掃滅痕跡。也多虧了昨夜七夕燈集，百花村人流密集，村中車轍印驢馬人跡亂成了一團，又下了雨，沖淡了氣味，官兵們一時很難找到什麼有用的線索。

半個時辰之後，水梅疏家的幫工江立勇回到了水家，卻看到水家門口來了一隊兵，砰砰砰地砸著大門。

他一驚，忙上前小心地問：「這一戶人家是我的主家，是大長公主家皇莊的農戶，家中只有兩個小姑娘，都是良民。」

那些兵丁一路搜過來都一無所獲，十分不耐煩，見有人多言，上腳就踢，江立勇被踹得重重倒在門上，啊喲了一聲。

大門猛然打開，水梅疏立在門口，面上蒙著一條白紗，她聲音清脆，帶著幾分怒意道：「不要打人！你們要做什麼，總要依著朝廷法度。他並不曾冒犯你們，怎能動手打人？」

眾兵丁看她身量不高，語音嬌柔婉轉，是個小姑娘，倒很有勇氣。他們從村頭搜

過來，這是最後一家了，別家人看到他們都打哆嗦，少有像她這樣，講話條理分明，上來便跟他們論理。

他們後面領頭的人，是一個穿著金青錦緞直裰的公子，皺著眉頭，他已經整整尋了那人一夜了。

這村子眼看都搜完了，不僅人沒找著，也沒找到什麼線索，那人昨夜忽然遇險失蹤，必然朝野震動，昨夜對那人動手的至少有三方勢力，想傷他的，想害他的，想圖謀他的，都挑中了毓景花莊，更別說還有躲在暗處，目的不明，動機不明的傢伙們。

現在也不知道那人失蹤的消息還能捱多久，局勢真可謂紛亂如麻。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在盼那人死還是盼那人活，總之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他心中焦躁，不耐煩地說：「讓你們找人，不是讓你們擾民，誰讓你們隨便打人了？回去領軍棍！」

立在門口的水梅疏聽到這個聲音，歪頭朝人群中一望，看到此人的模樣，不由大吃一驚，她心裡一緊，忙低下頭行禮，順手拉起江立勇。

江立勇感激地看著她，這些日子以來，他可憐這小姑娘一人獨撐門戶，委實不易，他能幫就多幫點兒，沒想到這次會靠她救援。

水梅疏打開大門，拉著妹妹退回了院中，給兵丁們讓出了一條道，輕聲道：「謝大人明察。」她看似十分鎮靜，只有水霜月知道姊姊手心裡都是冷汗。

兵丁一擁而入，在院中開始大肆搜索，將院子翻了個底朝天，花畦也被踩得亂七八糟，他們在院中沒發現什麼，便又朝正房去，而半個時辰之前，那男子還躺在正房裡間的榻上。

水梅疏和妹妹站在正房前的梔子花樹下，看著他們推開房門，不由心跳如擂鼓。此時那領頭的公子也走進了院中，他心中在思索，百花村離毓景花莊最近，那人不在這村中的話，到底會在哪兒？他還能活著嗎？他會已經死在百花溪裡了嗎？他抬起頭，隨意地掃了水梅疏一眼，卻微微一怔，大踏步地朝她走了過來。

水梅疏心叫不好，忙將頭低得更低，卻覺一根冰冷的馬鞭伸了過來，抵上她的下巴，迫她抬起頭來。

那公子生得濃眉大眼英俊威武，盯著她仔細看，眼神極利，問道：「家裡大人不在？就只有妳們小姑娘？妳為什麼蒙面？有什麼見不得人的？」

水梅疏不知道他有沒有認出自己，她身子微顫說：「小女子從小鼻子靈敏，外面味道駁雜，經常會起疹子過敏，所以蒙面。」她說的是真話，但她出入皆蒙面，主要卻是因為她美貌驚人，父兄為免她的容貌招惹是非。

那公子聽了，鋒利的審視中閃過濃濃的好奇，「嗯？我還以為雜味過敏這毛病是個奇症，只有他有。沒想到今兒在這山村中又見了一個妳。小姑娘，妳不會是在說謊吧？」

水霜月見他一直拿馬鞭挑著姊姊的臉，終於忍不住了，像一枚小炮彈一樣從水梅疏身後衝了過來，直直撞進了那公子的懷裡，「不許欺負我姊姊！」

她雖然年紀小，但是個子高力氣大，這一撞，竟將那公子撞得晃了一晃。

水梅疏大驚，忙一把將妹妹拉回來，護在身後，急急地道：「小妹年幼，只是誤會。大人公事要緊，小女子不敢打擾大人辦事。」

她話音剛落，卻覺面上一涼，那貴公子馬鞭輕揮，挑落她的面紗，只聽在場眾人一陣抽氣，他們皆沒想到在這山野之間竟有這樣的絕色佳人。

水梅疏連忙低頭將面紗重新戴好，她聲音依然十分動聽，卻帶著一絲憤怒，看著那公子，「大人這是何意？」

江立勇忙擋在了水梅疏之前，就怕那年輕公子會發難。

那公子回過神來，心裡還在回味方才所見。先前他就覺得她眼波朦朧中自帶嫵媚，實在撩人，定是絕色，沒料到真見了容貌，比他預想中還要美。他微笑道：

「我如今知道姑娘為什麼遮面了，是我魯莽了。」

水梅疏一愣，沒想到他變得這麼和藹。

兵士們還在盯著她看，眼神火熱，好像要燒穿她的面紗，他一聲喝斥，「還不趕緊去找！」

他們已經徑直闖進了正房，聽著一陣乒乒乓乓，水梅疏很是緊張，不一會兒他們出來，搖搖頭，什麼都沒發現。院中只剩鎖閉的東廂房了，水梅疏走過去給他們打開門，兵丁們一擁而入。

水霜月看他們動作粗魯，忍不住大聲說：「東廂房裡都是我姊姊的嫁妝！你們弄壞了要賠！我爹都不讓我鑽窗戶進去玩，那麼亮的桐油漆的家什！」

妹妹的話，讓水梅疏的臉瞬間紅了。

而那公子竟笑了，對他的兵丁道：「可聽到這孩子的話了？」他對水霜月笑道：「我們是官兵，又不是匪，妳別怕。」

水梅疏略放鬆了些，卻見院門口走進另一個小兵，對著那公子耳語了幾句，那公子陡然抬起頭，眼神犀利地看著水梅疏，忽然問道：「姑娘，妳方才為什麼去買治外傷的藥？還買了退燒的藥草？妳買給誰的？莫非妳藏了個受了傷的人？」

水梅疏的心一震，牽著妹妹的手也抖了抖，她直視著他，抬起腕子來，衣袖垂落露出了一截美麗纖細的手腕和玉臂，手臂上纏著透著血色的布條。

水梅疏只朝他晃了晃，便垂下了袖子，遮住了所有的風光，她道：「方才修剪梔子花枝的時候，傷了手臂。那藥是給我用的。」她語意輕柔，帶著三分嬌怯和薄怒，「傷口看著怕人，我便讓妹妹把治傷的所有藥草都買了。大人慎言。」

那年輕公子只覺方才那截玉臂似乎瑩瑩發光，著實美極。他腦海中閃過水梅疏的朱唇皓齒，再看她這雙流轉中總似含情的眼睛，一時只覺得自己平生所見的女子都被她比下去了，他定了定神，才明白水梅疏在說什麼。

此時兵丁們已經搜索完畢，一無所獲。他想了想，也覺得水梅疏的話符合情理，笑道：「原來如此。」他的目光落在了東廂房那些嫁妝箱籠上，心念一轉，問道：

「姑娘這許多嫁妝，定然備了許久吧。妳已經許人了？」

水梅疏心中惱火，垂目道：「不錯，婚期在明年。」

那公子臉上閃過遺憾，又不死心地問：「許了什麼人家？年貌如何？」

水梅疏心中警覺，「年少英俊，是我表哥。」

水霜月驚異地抬頭望著姊姊，她們母親是逃難來此，據說外公家人都死絕了，哪兒來的表哥。

那公子終於一揮手便叫收兵，她們家是百花村最後一家了，他臨走前忽又轉頭道：「你昨天在大長公主府前，為什麼會被王安德推下臺階？」

水梅疏心一顫，原來他還是認出自己了。這公子就是昨日將王管事推得跌了一跤的人，當時他還說她故意對貴人投懷送抱。她心裡忽然閃過一線希望，也許該向他求助，只是忽然她想到了一件事兒，將話嚥了回去，她問：「敢問大人名號？」那公子眼睛一亮道：「我乃明銳將軍薛睿。姑娘去大長公主府，可是遇到什麼難處？大長公主是我母親。」

水梅疏十分慶幸自己的謹慎，她垂下眼眸道：「不過一些農家小事，不勞大人掛懷。」

原來他才是大長公主的兒子，那個名聲極壞，據說愛強搶民女的薛睿。今日水梅疏覺得他言行有點無禮，但也還算有分寸，不像是個很壞的人，可她並不敢賭。薛睿沒料到她聽到自己的身分還那般冷淡，心中既失望又覺得她有趣。但實在是他要忙大事，沒空與她多說什麼，他深深看了她一眼道：「好吧，若你日後有什麼難處，可以去大長公主府尋我。」

兵丁們一走，她們看著滿院子的狼藉，長出了口氣。水梅疏這才發現她裡衣都被汗水浸透了，薛睿再不走，就要透出外衣來，那可就要露餡兒了。她和妹妹對望一眼，都有劫後餘生之感。

水梅疏跟江立勇說今日休息不開工，送走了他後，她將大門緊緊關上，來到方才她們站立的梔子花樹下，小心地掀開花窖的蓋子，從梯子上爬了下去，只見那花窖之中躺著一個人，緊閉雙目，滿頭是汗，正是那受傷的男子。

方才她們姊妹倆拿被褥裹著他，用繩子吊著挪到了花窖之中，才十分驚險地躲過了搜查。

水梅疏從梯子上躍下，俯身伸手去摸他的額頭。

她手指微涼，覆在他額上的時候，他卻忽然睜開了眼睛，定定地望著她。

水梅疏只覺那雙黑黝黝的眼睛深邃如海，他睜眼的模樣更加英俊了，她微微一愣，喜悅道：「你醒啦？覺得好一點兒了嗎，傷口還疼嗎？」

她覺得這是今天遇到最好的事兒了，不料那男子只看了她一眼，便又重新合上眼睛一動不動，水梅疏愣了愣。

此時水霜月也跳下來，蹲在他跟前，問道：「他怎麼又睡過去了？他好了沒有呀？」水梅疏叫了他幾聲，他都沒醒，她歎了口氣，「他還是沒清醒，方才只是燒糊塗了。」

隔了一會兒，水霜月去村子裡轉了一遭，確定那些官兵真的走了，兩人才回來將他重新安置在牀上。

水梅疏鬆了口氣，臂上隱隱作痛，她卻顧不得，只湊近看那男子，他的呼吸依然很燙。她將耳朵貼在他的心口，他的心跳得略快，她不由擔憂道：「希望那些藥管用，早點好起來吧。」

看日頭已經快晌午了，她轉身出去做飯，心中奇怪，不知道為什麼，方才那男子睜眼看她，她就心跳得厲害。

她們在正房前廳擺開飯，簡單的米粥配野菜。水梅疏給他特別做了藥粥，還在火上煨著，需要熬一會兒。她說：「他是個病人，今日喝粥，明天得燉點雞湯喝。」水霜月點頭，「姊姊，我也想吃雞。」

水梅疏剛話說完，差點兒咬了筷子，她竟忘了她們的錢先前都拿去買藥，如今她們一文錢都拿出來了，左右鄰居她都借遍了，再張不開嘴了，現在又多了一個病人……她看了看東廂房的方向，聲音略有點啞道：「嗯。東廂房裡存的那些嫁妝，姊姊再用不著了，一會兒我找人賣了，我們就有雞吃了。」她努力讓自己看起來高興一點兒，笑著對妹妹說。

沒料方才還貪嘴的水霜月，卻眼睛睜得圓圓的道：「姊姊，我知道那些嫁妝可值錢了，爹爹說，田裡好幾年好幾年許許多多的花都賣了，才能置辦那麼多呢。」她小聲說：「姊姊，我不吃雞了。以後我們吃穀糠窩頭也行，那些嫁妝就不要賣了，爹爹他們回來會生氣的。」

水梅疏摟緊了妹妹，眼圈一紅，小妹越來越懂事了。她輕聲道：「阿月，妳吃了才能長身子，等長大了，再和姊姊一起攢嫁妝，我們攢兩副新的嫁妝可好？」水霜月卻眨巴眨巴看著她，忽然一推碗道：「不好，姊姊妳哄人！就像妳方才哄那個人，說妳要嫁表哥。我們根本沒有表哥！」

妹妹生氣了，水梅疏心中難過，若她有一分辦法，也不會動嫁妝的主意，可是她真的沒法子了，她輕聲道：「阿月，姊姊不是覺得爹爹他們回不來了，才會賣嫁妝。如今我們又多了一個病人，阿月，姊姊實在……」這些天她經歷了這麼多，都不曾掉過一滴淚，但此刻望著妹妹，她忍不住眼圈紅了。

水霜月看姊姊居然要哭，慌了起來道：「好好，賣吧！姊姊，我力氣大，什麼活兒都能做的！我會賺許多許多錢，很多很多！」

水梅疏的眼淚終於掉下來了，她使勁兒摟著妹妹，哭道：「嗯，阿月能幹，能賺很多很多錢。」

此時卻聽裡間傳來微弱的一聲，「錢……我有……」

### 第三章 公子送不走

姊妹兩人一愣，隨即奔了進去，只見裡間床上的男子眼睛微微睜開，正望著她們。

水霜月轉頭問姊姊道：「他這次是真的醒了嗎？還是依然是燒糊塗了？」

水梅疏眼力不好，看不真切，也拿不准主意。只是她想，救他的時候，他身上一文錢都沒有，想必還是在高燒說胡話吧。

她走到他的榻前，低頭湊近望向他的眼睛。他的眸子黑沉沉的，夜空一般，實在漂亮。

她輕聲問：「你醒了嗎？方才是你在說話嗎？」她又伸手試試他額頭的溫度，卻見一隻白皙有力的手伸過來，緊緊握住了她的手。

水梅疏只覺得他手掌有力而火燙，她能感受到他掌心的繭子，不禁心跳加快，臉通紅，忙使勁兒要收回手，「你燒糊塗了，好好說話，勿要動手。」

「是妳先動手摸我。」那男子眼神微微一閃，聲音略有點啞，卻顯得更加低沉好聽。

水梅疏的臉更紅了，既驚又羞的說：「我是在救人，事急從權，你這人、你這人真是沒道理。」

男子只覺她眼波朦朧，羞意中透著幾分嫵媚，他心中微嘲，忍住了捏捏她柔軟手指的衝動，鬆開了她的手。他心中也很奇怪自己平日討厭女子，為什麼偏偏對她不同。

水霜月驚喜地跑了過來，「你醒啦！你真的有錢嗎？是我們救了你呢！你是誰，叫什麼名字？你為什麼會受傷？被誰害的？」

水梅疏覺得男子的眼神變得更深了，甚至透著一點冷意，但他的臉上卻帶著一絲疲憊的微笑，看上去跟他睡著時一般溫柔和善，英俊極了，「口乾，且容我潤潤喉。」

水梅疏忙去廚房將燉著的藥粥端來，並倒了杯水。

床上的男子掙了掙想起身，但顯然背上傷口太疼，坐不起來。水梅疏忙按住了他的肩膀，可又想起他方才的話，手倏忽收了回去，看著他輕聲道：「如今你身上有傷，我要照顧你，不便之處，還請忍耐一下。」

說著她先讓他喝了水，然後舀了一勺粥，送到他嘴邊。他的眸光一動，臉上帶著淡淡微笑，顯得十分溫柔，「多謝姑娘搭救，方才是我燒糊塗了。」

水梅疏的臉又一熱，只覺他喝粥的樣子十分斯文，看上去教養極佳，溫柔俊逸，渾身隱隱透著壓不住的貴氣，望之不凡。那男子一邊喝粥一邊看著她。她垂目，只專心餵粥，錯過了他眼底閃過的複雜。

粥喝完了，又喝藥，水梅疏怕他苦，給他幾顆自家地裡的櫻桃。都吃完了，姊妹倆就望著他，等著他說明一切，沒想到那男子也一直看著她們，好像在等她們開口。三人大眼覲小眼，等了片刻，男子這才恍然醒悟他身在鄉村農舍，不是在自己府上，他眉頭皺了皺，身上流露出一絲冷厲威壓，讓水梅疏的呼吸都錯了片刻。不待她反應過來，再一看，他臉上又有了微笑，看上去依然溫柔和藹，彷彿方才那冷厲模樣是她看錯了。

「拿水來漱口，再淨手。」

姊妹倆立刻明白這是他們貴人的規矩，水梅疏拿了乾淨的水與新布巾來，哪知等他清潔乾淨，他的眼睛卻又合上了。

他刀傷未癒，傷的不輕又兼高燒，著實精神不濟，清醒之後，他看清楚了周遭，知道自己暫時處境安全，心中一鬆勁兒，便又昏睡了。

水梅疏沒想到男子什麼也沒說就睡著了，不過人醒了就是好事兒，他只說了一句有錢後，便沒有下文，她想了想，覺得還是靠自己吧。

她讓妹妹去找前頭的張四嬸，張四嬸已經打聽她嫁妝好幾回了。水霜月脆生生地答應了就跑出去。

沒多久，水梅疏聽到門口有人喊，「阿梅！」她沒想到人來的這麼快，忙帶上面紗出來，不想出了正屋一看，不是張四嬸，卻是她的鄰居馮家的女兒馮彩兒。水梅疏心裡一突，只見馮彩兒穿著淮安紅綾襖、淺琥珀羅裙，頭上插著灑金銀簪，打扮得好像要去趕集一樣。她生得不錯，就是臉頰微瘦，下巴過尖，有點刻薄。水梅疏看她的眼睛一直盯著東廂房看，東廂房的門沒關緊，裡面桐油紅漆傢俱閃閃發亮，看上去十分漂亮，她便知道馮彩兒的來意。

這些天她借遍了村裡鄰居，求到大家門上時，眾人總多少接濟她一些。唯有馮家，明明是鄰居，她父兄在時，來往也密切，沒想到他們不伸援手就罷，馮彩兒還朝她一頓冷嘲熱諷，說：「破船還有三千釘，你們水家是大長公主的皇莊農戶，可以說是村裡富戶，怎麼會一夜之間揭不開鍋了。想逃債做戲，也別拿我們當傻子。」她淡淡問：「妳今日找我有何事？」

馮彩兒看她穿著苧麻襖裙，卻仍不掩身段窈窕美麗，心裡一陣惱，盯著她的面紗道：「阿梅妳的疹子還沒好嗎？沒破相吧？要不是妳有這個毛病，我也能在王管事跟前說道說道，給妳也尋一戶有錢的人家，妳就不用東跑西跑地借錢了。」水梅疏靜靜望著她道：「我娘說，寧做貧家妻，不做豪門妾。妳的好意我心領了。妳還有什麼事兒，我一會兒要出去了，沒空招呼妳了。」

馮彩兒的臉一變，哼了一聲，她許了王管事的兒子富妾，就神氣起來，如今被水梅疏一說，竟覺得自己也沒那麼風光了。她沒好氣地說：「算了，不跟妳閒磕牙了。聽說隔壁村的景秀才已經退了妳的婚，窮人妻富人妾妳都沾不上邊兒，也用不著這嫁妝了，妳打算出多少賣？我幾個月後出嫁，拿妳這些破爛東西當個添頭吧！」

水梅疏輕笑一聲道：「既是破爛東西，又怎麼入了妳的眼？也別說妳是想幫襯我，妳前幾日的話，我還沒忘呢。我父兄為我攢這些攢了許多年，這幾年戰亂，有些給我打箱籠的匠人都不在了，手藝也失傳了，我這是獨一份。妳出二百兩銀子就全部拿走，拆開單件買的話，價更高。」

馮彩兒狠狠道：「怎麼不去搶！巴巴的妳倒算計的清楚！最多給妳五兩銀全包！」水梅疏再不理會她，伸手做個送客的姿勢道：「請回。我要去林中照看花了。」馮彩兒可沒想到她如今都窘迫成這樣了，居然還這般氣定神閒，好像個千金小姐一樣，把別人都當成瓦礫。

她恨道：「我未來的公爹都跟我說了，皇莊的地你們家是續租不上了，等債主登門，妳恐怕連宅子都保不住！妳拽什麼？不就仗著妳死了的娘是個破落戶小姐嗎，總在村裡擺譜。這些年這麼亂，那些大戶人家失了勢的小姐滿大街都是，有什麼稀罕……」

她話還沒說完，就見水梅疏上前一步，手高高揚起，又狠又準的一記耳光落在她臉上，打得她腦子一嗡，站在那兒說不出話來。

水梅疏打了她，手掌都有點發麻，她聲音十分悅耳不急不慢地道：「妳說我什麼，我當妳是個蠢人笑笑罷了。可妳辱及我亡母，身為人子不能忍。妳此去做妾，可知按我朝刑律，妾罵夫者，杖八十，妾罵夫父母祖父母杖六十，妾罵正妻的父母

祖父母同例杖責？板子打下來，死傷無論，妾可沒那麼好做。現在我教妳，是為妳好，免妳以後犯錯。」

馮彩兒被打得頭腦嗡嗡作響，又見她款款說出這麼一番話，一時既恨又氣，不知道該怎麼回嘴，恨的揚手預備打回去，卻覺得胸口突地一麻，劇痛不已，好像抽了筋了，正痛得齜牙咧嘴的時候，又被大力一推。回身一看，竟是水霜月和張四嬸來了。

水霜月人小力氣大，有武藝在身的成年男人都被她推得一晃，更何況一個馮彩兒。她頭頂著馮彩兒，將她連連往後推，馮彩兒心口疼得抽搐，話都說不出來，就這麼被水霜月頂出了門外。水霜月還罵道：「又來欺負人，想打我姊姊，滾蛋吧！」張四嬸在一邊兒看著，看馮彩兒被推了出去，立刻就關上了大門，在門裡啐道：「當個傻子的小妾，就以為捧上了金窩窩，欺負人家小姑娘，不要臉！」

馮彩兒又氣又疼，揉著心口，氣順不上說不出話來，明明她不是被欺負的那個人啊！她跺了跺腳，灰溜溜地回家去了。

水梅疏迎進張四嬸，正打算引她去東廂房看嫁妝，卻覺手脣微微一麻，她定睛看腳下，躺著個櫻桃核。她心裡一驚，好像是從正房裡丟出來的，她依稀聽到正房的榻咯吱一聲，不由開始擔心房裡的男子。

她當下捂著頭道：「四嬸子，今日被馮彩兒氣得頭疼，我們一會兒再商議可好？」送走張四嬸後，水梅疏急匆匆進屋看他，只見他睜開眼睛望著她道：「嫁妝不必賣，我有錢。」

她輕聲道：「公子，我們救你時，你身上並無長物，我想，你在溪水中漂了許久，應當都失落了。」

男子打量著她問：「姑娘讀過書？《法經》、《律例疏議》可讀過？師從何人，這鄉間私塾居然有人教蒙童律法嗎？」

水梅疏知道方才的話都被他聽到了，她臉一紅，又有點傷感道：「是家母為我開蒙的，只學了一些為人處世的道理。家母早逝，我就沒再讀什麼書。」她聽他似乎將她當成了學富五車的文秀才，這可誤會不得，她不愛讀書，小時候母親管得嚴，學了一些，但她八歲母親去世之後，她就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說起讀書，繡嫁妝這兩年，她常央哥哥給她買流行的話本子解悶，什麼《法經》還是《法華經》她都沒看過，《紅線經》、《女兒經》、《千里姻緣》、《落難夫君俏娘子》她倒看過幾本。

男子望著水梅疏，手指又習慣性地去摸手腕上的香珠，卻摸了個空，他見她坐的離他遠了許多，這個距離他很難嗅到她身上的香了，不由眸子一沉。

他面色卻不露，道：「辛苦二位姑娘了。在下楚茗，被奸人所害，掉進百花溪，多蒙姑娘搭救。」他緊緊盯著水梅疏，一字一頓地說：「日後定有重謝。」

水梅疏不知為什麼，總覺他話中有深意，但他的目光讓她微微紅了臉，「楚公子客氣，謝就不必提了。公子要不要給家人傳信報個平安？」

她期盼地望著他，等他的家人來了，就能送他離開，這事兒就過去了，大家都安全。

楚茗沉了臉道：「我這次遇險，就是被我最信任的親人所害。」  
水梅疏彷彿看到他眼中閃過一道血色，被家人背叛一定很難過，她有些憐他，  
「那……公子可要告訴朋友，或者內眷嗎？」  
楚茗凝視著她，「我尚未娶妻，並無內眷。朋友……如今無人可信。」  
這下連水霜月都同情他了，「大哥哥你家人害你，沒有妻子，也沒有朋友啊？太  
可憐了！」  
楚茗眼中煞氣一閃，屋中似乎瞬間冷了幾分，他道：「只能多叨擾兩位姑娘幾日  
了。」  
水梅疏忙拉了妹妹一把，水霜月看了看楚茗，想到什麼似的，轉身跑了。  
楚茗覺得這水梅疏到處透著古怪，沒看透，好在她不想要他的命，昨夜對他動手  
的有幾方人馬，如今他沒有死，睡不著覺的人一定很多。  
暫時送不走他，水梅疏心中也有點憂慮，看他的眼皮又有些打架了，應是藥效起  
了作用，她給他熬的藥裡加了很多安神止痛的草藥。她輕聲道：「寒舍簡陋，請  
公子多委屈一些時日了。」  
她站起來要走，他卻伸手大力拽了她一把，她差點兒跌在他身上，忙伸臂擰住了，  
卻牽動了臂上傷口，忍不住輕呼一聲。  
兩人瞬間離得很近，呼吸相聞，她能看到楚茗黑羽一般的睫毛下，是一雙深邃漆  
黑的眼睛，眼中似乎閃過一絲溫柔。她的臉又紅了，待要起身，他卻伸手捲起她的  
袖子，露出她裹著的傷口來。  
水梅疏十分驚訝，急著要抽開手卻抽不動，沒想到他受傷躺在床上，看上去虛弱  
無力，力氣還這般大。  
楚茗望著她，微皺著眉頭問：「還疼？為什麼不給自己重新上藥包紮？」  
他向來警覺，即便是病中也一直在強迫自己清醒。如今看到她的傷口，他終於確  
定他高熱昏沉中聽到的所有事兒都不是幻覺，這個嬌嬌弱弱的女孩兒，為了給他  
抓藥，毅然割傷了自己。  
他伸手去解水梅疏已經滲出鮮血的布條，輕聲道：「不要動。胳膊的傷，你一個  
人裹不好，去拿一些藥來。我幫你重新包紮過。」  
水梅疏羞澀萬分，臉上的熱意退不下去，她從未與陌生男子如此親近，偏生此人  
目光清正，毫無邪念，動作十分自然。  
她小聲道：「我、我去找張四嬸包紮，謝過公子了。」  
楚茗只盯著她的傷口道：「何必那麼麻煩，我手藝很好，你應當知道我經常受傷，  
而又沒什麼人可以信任，多半都是自己包紮，早已熟能生巧。」  
水梅疏心中有些憐憫，腦海中卻不由自主地浮現起之前見到的勁瘦結實身軀，瞬  
間臉紅若朝霞。她不敢再看他，只輕聲吐出一個字，「好。」  
楚茗動作俐落，手指溫柔，比她自己包紮的好多了。包完了之後，兩人對視，水  
梅疏紅著臉道：「多謝公子。我學會了，明日我會小心為公子包紮。」  
楚茗看她白玉般的臉上浮現起紅暈，美豔如斯，嗅著她身上的香味，心中湧起一  
陣滿足。他忍不住問道：「你會製香嗎？你身上這香味是什麼香？吾願千金求之。」

水梅疏微微睜大了眼睛，千金！楚茗知道他現在身無分文嗎！卻見他扯著她袖子不放，似乎在認真分辨她身上的氣味，倒是與自己平常辨味時候的模樣很像。她拉下袖子遮住了玉臂，紅著臉道：「不曾用香，我也不會製香。家母會，但是我沒有學會。」

楚茗嗅到這熟悉的香味，就覺得心情好起來。他道：「我知道香方珍貴，尤其是這樣獨門祕制。我真心求購，請姑娘出價，定不還價。」

水梅疏看他明明眼皮都抬不起來了，還強撐著不睡，只想探求自己的香氣，只好無奈地抬起自己袖子，使勁兒嗅了嗅，卻驚訝地發現，濃烈的藥味之中有一絲幽幽香氣，她從前竟未發覺。

她想了想，忽然臉上更紅了。她洗澡用的木桶，熱水倒進去就有股香氣，但是跟自己身上這香氣又不盡相同，也許香味跟浴桶有關，但自己不會製香弄不明白，可是這如何跟他說，又怎麼方便給他看。

楚茗鬆開了手，微笑道：「姑娘但說無妨。」

水梅疏忙向後退了幾步，含糊道：「香味，許是那樣物事發散的，一會兒我鋸一點末子下來給公子看。若是它，公子便自去尋一個一模一樣的來，也就百十個大錢。千金之語，公子莫提，我家中的這一個，著實不便相贈。」

說著她臉緋紅，行個禮轉身跑了。楚茗只覺香氣也隨著她而去，他眸子一動，臉上微笑不見了，但整個人卻比方才平和了許多。

他輕聲道：「不是很缺錢嗎？妳到底是什麼人，又想要什麼？」

他傷口灼痛，閉上了眼睛，忽聽到有人躡手躡腳地走了進來，他不動聲色地繃緊身子，心中燃起一絲殺意，隨時準備出手。

卻聽水霜月湊過來自言自語道：「這麼快就睡著了呀。這巧果不能放了，再放就不好吃了呢。可憐的大哥哥，我爹爹和哥哥雖然沒回來，可我還有姊姊，還有狗蛋毛丫許多許多朋友，這些就讓給你吃，你要快點兒好起來呀！」

楚茗愣住了，等人走了很久之後，他才睜開眼睛，看著放在床頭的那些巧果，輕聲道：「他們沒告訴妳，我不喜歡油脂味兒嗎。」

他閉上了眼睛，放鬆下來，無聲地說：「美麗溫柔的姊姊，善良可愛的妹妹，繁花盛開的鄉村，這個夢，我喜歡，就是假的，我也喜歡。」

水梅疏找出花鉗從浴桶外側銼了一些末子，嗅了嗅，果然有一種極淡的清香，與自己身上的味兒同出一源，她正打算給楚茗拿去，卻聽門口有人道：「水姑娘在嗎？」

她聽這聲音有點陌生，妹妹已跑去開門。她一看走進來的大嬸，心中一喜。這位李大嬸昨日與她同車回村，那時候她曾向李大嬸談及自家池塘，卻被婉拒，說只買熟人家的花。

水梅疏笑道：「李大嬸既來了，便去看看我們的荷塘吧。」

水霜月聽著她們交談，這樣的情景她很熟悉，立刻道：「我家荷葉又翠又大，香

氣也是我家獨有的。我們家的荷葉是百花村最好的荷葉！」

李大嬸笑了，「好機靈的姑娘！我就是來瞧荷塘的！」

水梅疏大喜，七夕已過，荷葉最大宗的交易時間錯過了，沒想到還有人問，能賣出一片也好啊。

李大嬸看了她們滿塘翠綠荷葉、亭亭玉立的荷花，果然十分滿意。

她們回到院中時，李大嬸問：「姑娘，妳家當家的呢？一會兒我去找我男人，妳也將當家人請出來，與我當家的定約吧。這就下定錢五百錢，定妳三成的荷葉和荷花，在七月十五供佛，等到了貨再付剩下的。」

水梅疏姊妹都愣住了，來追債的人只嚷嚷著讓她父債女償，可沒管她當不當家。這怎麼現在要賣東西了，卻要當家人出面呢？

她忙道：「我父兄不在，我便是當家人，一應事務皆由我支應。」

李大嬸眉頭一皺道：「姑娘年輕，不知女子操持產業，尤其要產權明確。這產業若是妳的，與妳定約自可，若是妳父兄的，卻多有不便啊。」

水梅疏沒想到還有這麼一說，她忙道：「還請通融一下啊！我父兄極疼愛我……」

李大嬸拍拍她的手道：「姑娘我非為難妳，我也很想要妳們的花葉。要不然妳找妳們家的叔伯或兄弟作保，我說服我當家的，跟妳定約？」

水梅疏十分為難，「我們家是外來戶，田地池塘皆是朝廷恩典，賜給開荒人的，水家親眷皆不在此。」

李大嬸可惜地搖頭，「那我也沒法子了。」

卻聽正房門推開來，一個深沉悅耳的聲音道：「我這表兄為她作保如何？」

水梅疏大吃一驚，怎麼他竟然出來了？那搜查的人剛剛走，他就這麼出現在人前，走漏風聲可怎麼辦？

李大嬸驚訝地看著那英俊無比的年輕男子，頓了一頓才說出話來，「貴表兄真是一表人才啊！只是……」

沒等李大嬸說完，那靠著門邊，穿著水梅疏父親的灰布長袍的楚茗又道：「我還是她未婚夫，這樣總能擔保她了吧？」